

十月,岁月写给大地的诗歌

西 尧

十月铺展金秋长卷,丰收的盛景与国庆的礼花在苍穹之下相拥,天地间便生出双倍的暖意。那暖意如春阳,却比春阳更醇厚;如夏风,却比夏风更温柔。它洒落神州,落在每一寸山河之上,落在每一扇窗扉之间,落在每一个游子归乡的步履里。

你看那街头巷尾,五星红旗与红灯笼相映成趣。一面面旗帜在风中舒展,像一首首无声的歌,唱着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荣光。灯笼摇曳,红光流淌,像是把天边的晚霞剪下一角,挂在了寻常人家的屋檐下。空气里浮动着月饼的甜香,那是“千里共婵娟”的团圆味道;也浮动着佳肴的诱人气息,那是母亲在灶台前守候了一整天的深情。欢声笑语从巷口传到巷尾,从城市的阳台飘向乡村的庭院,汇成一条看不见的河,流淌着温暖与祥和。

乡村院落里晒满了红辣椒,像一串串凝固的火焰。瓜果的甜香与屋檐下腊味的烟火气缠绵交织,那是丰收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气息。人们笑容舒展,脚步悠闲,沉醉在稻香、果香与落叶的私语里。喜悦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,它有了颜色,是辣椒的红,是玉米的金;它有了气味,是果的甜,是谷的香。喜悦成了金秋最美的注脚,一笔一划,写满了十月的丰饶与静美。田野里,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,像一位位饱学的老者,在向大地鞠躬致谢。秋风拂过,万亩金黄翻涌如浪,一波推着一波,一直涌向天边。秋阳温柔地倾泻,给田野披上一层暖融融的光晕。泥土和稻谷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,那是大地的呼吸,是岁月沉淀后的安宁。这丰收的喜悦,不张扬,不喧嚣,却厚重得让人热泪盈眶。

林荫道上,落叶是秋天的信使。它们像彩蝶般翩翩起舞,乘着风儿打旋儿,最后轻轻落在青石板上,铺成一条流动的金色河流。枫叶红得似火,在枝头燃烧着最后的热情;银杏黄得耀眼,像千万把小巧的扇子,扇走了夏日的余温,扇来了秋天的清凉。微风拂过,枝叶沙沙作响,那是时光在低语,在讲述着关于生长、凋零、更迭的古老故事。行人漫步其

间,踩着松脆的落叶,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每一步都像踩在时光的琴键上,弹奏出心底最柔软的旋律。这绚丽的季节啊,它不仅盛满了丰收的欢庆,更用落叶无声的谢幕,讲述着生命的从容与豁达。层林尽染,是大地披上的耀眼金装;落叶归根,是万物写给春天的情书。

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赴一场与秋天的约会。孩子追着飞舞的落叶,想抓住那些跃动的金色精灵。他们的笑声清脆如铃,惊醒了沉睡的秋风,也惊落了枝头最后的桂花。老人站在田埂上,望着起伏的稻浪,脸上的皱纹舒展成花瓣的形状。那饱满的谷粒诉说着耕耘与收获,诉说着一个关于土地与汗水的朴素真理。情侣在枫林里依偎,落叶轻轻停在肩头,像一句没说出口的情话,悄悄融进了斑斓的秋色里。摄影爱好者支起三脚架,捕捉银杏大道上阳光穿透叶隙的璀璨瞬间,那光与影的交错,是秋天最慷慨的馈赠。金桂飘香,芬芳随风萦绕。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,在暖阳下碎金般闪烁,仿佛月亮洒下的星子,落在人间便成了桂花。微风轻拂,花瓣淅淅沥沥地洒落,发出轻柔的沙沙声,像在低语着回到大地怀抱的欢欣。那香气不浓不烈,却萦绕不散,像一首绵长的老

歌,在心头久久回荡。

多彩的十月啊,秋风是世间最灵巧的画家。它染黄了稻浪,点燃了枫林,唤醒了桂花;它拂过山野,摇落了银杏的铃铛,催开了菊花的笑脸,吻红了枝头的柿子。它溜进果园,染红了苹果的脸颊,点醉了石榴的容颜,让山楂挂满枝头,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。它轻抚湖面,漾起层层涟漪,引着雁阵南飞,在湛蓝的天幕上划下长长的诗行。万物如此静好,令人沉醉忘返。金秋十月,这大地丰饶、人心欢畅的时节,它不仅以累累硕果馈赠辛勤耕耘者,更以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人间烟火,为金秋画卷涂抹最温暖厚重的底色。那底色里,有团圆的欢笑,有丰收的喜悦,有落叶的从容,有桂花的芬芳;有游子归乡的急切,有老人守望的安详,有孩子奔跑的欢畅,有情侣依偎的甜蜜。这一切的一切,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——岁月静好,国泰民安。而这,便是金秋十月最美的诗行。

当秋风再次拂过大地,当落叶再次铺满小径,当桂花再次飘香十里,我们知道,这人间值得,这岁月值得,这每一寸被秋阳吻过的土地,都值得被深情地爱着,被温柔地记着,被写进每一篇诗章里,被唱进每一首歌谣里,永远流传,永远动人。



新
鹅
戏
水
图

溪畔新鹅黄似酒,
天高日丽惠风和。
离离芳草芦芽短,
戏水轻歌弄晚波。

诗
画
寻
楼

前不久,在《文摘报》上读到一篇科普文章,说“每个人看到的彩虹都是不一样的”。雨后天空放晴,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便会出现。看起来似乎所有人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彩虹,但物理学揭示了一个真相:没有人看到的彩虹能与你看到的相同,即使就站在你身边的人也不例外。

这听起来很奇怪。彩虹的出现需要三个要素:太阳、雨滴和你的眼睛。太阳、雨滴和眼睛之间只有恰好处于一个特定的角度,才能将彩色光线送到你的眼中。如果你的朋友站在一米之外,由于他处于不同的位置,他的眼睛会形成一个与你略微不同的角度,这意味着是其他不同的雨滴在将光线传送给他人。结果是:你们看到的是两

道不同的彩虹。如此一来,每个人看到的是只属于自己的彩虹,是天空为你创作的一幅专属画作。

由彩虹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光学现象——影子。影子是光和物体的产物,有光就有影子,这是常识。但我发现,中

彩虹与影子

杨 方

国的国画不像西方油画那样画影子,国画从来不会画影子,这显然违背常识。

中国画不画影子,不是画不出来,是不画。为什么不画?国画大家张大千说过,古代艺术家认为,阴影有妨画面的美。不是影子不好看,是影子把

画面钉死了,钉在一个光,一个方向,一个瞬间上,而中国画要的是活、是动、是转。尤其是山水画,视角多元,一步一景,没有固定的视角,即没有固定的光源,影子没法确定在哪。

忽然发现,看一个人与观看国画十分相似,不同的人视角不一样,站的角度不一样,看同一个人就会有不同的样子,即我们常说的“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在父母面前,在领导眼里,在孩子面前,你也是不同的样子,具有多种可能、多重角色,不被定义。这些不同的你,就是不同的光投射在你身上产生的不同的“影子”。如此说来,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“影子”,这些“影子”都是别人眼光里折射出来的你,而不是真正的你或完整的你。

星期文库

《史记》里的谋士之七

最厉害的嘴

晏建怀

秦末汉初最厉害的一张嘴,不是张良、陈平,而是并不起眼的蒯通。因为蒯通虽如一个江湖术士一般游走于诸侯之间,却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

要说蒯通最著名的谋略,则是他的“参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论。蒯通清楚地知道,韩信手握重兵,是最有实力与刘、项抗衡的重量级选手,天下大势的走向,取决于他的一念之间,蒯通因此在韩信打败齐楚联军、彻底平定齐国之后,便力劝韩信道:“当今两主(刘邦、项羽)之命悬于足下。足下为汉则汉胜,与楚则楚胜。臣愿披腹心,输肝胆,效愚计,恐足下不能用也。诚能听臣之计,莫若两利而俱存之,参分天下,鼎足而居,其势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,有甲兵之众,据强齐,从燕、赵,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,因民之欲,西乡为百姓请命,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,孰敢不听!割大弱强,以立诸侯,诸侯已立,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。案齐之故,有胶、泗之地,怀诸侯以德,深拱揖让,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。盖闻天与弗取,反受其咎;时至不行,反受其殃。愿足下孰虑之。”

他又为韩信分析说,你自东征以来,俘赵王,擒夏说,率军夺井陘,斩陈余,攻赵国,降燕国,平齐国,向南摧楚二十万大军灰飞烟灭,向东取龙且头如探囊取物,西面向汉王捷报,真可谓“功无二于天下,略不世出者也”。然而,功高震主者危,如果继续忠于刘邦,做王下之王,势必蹈至“兔死狗烹”的下场。

蒯通滔滔不绝,但韩信不听。蒯通见劝说未果,知道此事迟早会败露,非常害怕,从此装疯卖傻。后来,韩信果然因遭刘邦之忌而被斩杀,蒯通可谓一语成谶。

蒯通不仅有先见之明,而且自保有术,装疯卖傻即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后来刘邦顺藤摸瓜清算到了他头上,蒯通毫无惧色,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:“狗各吠非其主。彼时,臣只知齐王韩信,不知陛下,况且秦失帝位,大家争抢,谁有能谁得。如今天下纷乱,大家都像您一样在争抢,只是力有不逮而已,您能将他们一一杀尽吗?”说得刘邦连连点头,立刻将他无罪释放,蒯通因此一句话便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

蒯通确有安邦济世、佐成天下之谋。他不像张良,功成则隐;不像陈平,小计太阴;更不像酈食其,纵横天下最后连自己的小命都没能保住。蒯通不单能说,他还总结战国以来的权变之术,结合自己的思想,写成了专著《隗永》一书。所以,真正“略不世出者”,他算一个,其志向之远大、眼光之精准、出手之果敢、招数之狠辣,在秦末汉初那些游走于诸侯间的口舌之士来说,堪称翘楚。